

全

金

诗

全

金

詩

御訂全金詩增補中州集卷六十二

金元好問原本

謙會

成趣園詩

補

附路伯達成趣園記自仲尼而上稱以道

鳴者孟軻揚雄其選也孟有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揚亦有曰希驥
之馬亦驥之駕希顏之人亦顏之徒若舜
與顏仁賢之大者學之尚可以至況其餘
乎此二公所以進人之善心使見賢而思
齊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斯之謂
歟獻陵梁君任性曠夷寄懷遐遠厭闐闐
之喧樂林泉之勝蚤以家事悉委於其子
嘗讀晉史隱逸傳愛陶淵明之爲人慨然

思之於是背城而東幾一里膏腴隴隴

買田治園爲閒散計幅巾杖履晨往夕還

廼命之曰成趣以書求余爲記凡三至辭

不獲已而述之曰美哉名乎誠慕陶之深

矣昔淵明去彭澤返故居日涉其園而至

於成趣者蓋其所向之意深焉嘗撫陶事

而論之得其所以謂之趣者陶蓄素琴一

張絃徽不具每與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

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又著孟府君嘉傳
桓溫嘗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笑而
答曰明公但不識酒中趣爾蓋惟琴抱太
古之質惟酒適無何之鄉以其妙意有不
可言傳者故謂之趣而園中之遊亦得稱
其趣者豈非寓不傳之妙而與琴酒均耶
今梁君之榜園必取此者是欲因其名而
究其實誦其語而師其行余故曰誠慕陶

之深矣如或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則兀然而遺世寂然而忘言揖南山之佳氣臥北窗之清風其於羲皇上人幾何而不爲也語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可不勉哉有人若曰彼之行誠高矣我何敢望是自棄也安免聖賢之罪人余是以樂道梁君之善而與其進復設此以戒其惰故併書之若其亭軒之位序橋杓之規模藤架松窗竹溪

栢徑接有道之士爲忘形之友起居談笑
惟情之適已詳見於軍判初公之詩序故
茲不復云

附初昌紹成趣園記獻州古河間郡其地
鹹鹵不宜花木去城十里之外膏腴膾膾
連阡接陌桑蔭障日近城之地幾不可以
種植城之東北隅有田宜稼獨異其餘乃
沃壤也梁公子直買田於此至三頃餘五

十畝乃結廬鑿井築垣作圃而居焉遍其
田則樹之以桑環所居則種之以榆柳在
圃之外植之以果在圃之內藝之以花花
圃之中構之以亭環亭之左右前後列之
以松篁栝栢清樾交合葱蒨蓊鬱坐亭之
中四面景物皆可得而有焉又作松窗栢
徑藤架竹橋以爲散策遊歷之地至於花
木之行列亭軒之規制欄檻之布置無一

不適人之意者觀其所居之亭不取乎丹
刻其楹桷侈大其制度以爲遊人耳目之
樂蓋方丈之地一榻翛然但要容膝自安
而已所植之花不必珍卉奇木姚黃魏紫
但得秀而實者隨所有而種其與之遊者
不必達官聞人名流勝士但曠達之輩方
外之流道同氣合無爲之友其所觀之書
不必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如道經禪話醫

方丹訣無不愛而玩榜其園曰成趣亭曰
容安軒曰靜樂皆取其退居閒靜之義公
先豪於貲爲一郡之冠然與衆異趣耳瓦
礫財貨膏肓泉石不以龍斷爲心以澹泊
爲事卽之則無一點膏粱羅紈氣與之語
則真通達之士也家事無大小一切諉之
於子日詣其園或命中車或乘欵段或
幅巾杖履乘輿而往朝至莫還如願就宿

於此亦或有焉客有扣門則命壺觴具雞
黍講道論德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客去則
闔扉而居優遊偃仰旣而焚香默坐誦淵
明詩讀南華真人語所謂逍遙一世之上
睥睨天地之間不愛當時之譽永保性命
之期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由是朝
廷名卿山林高隱以至碩儒衲子或過獻
陵觀其雅致留心賦詠或聞公之高尚景

慕其爲人寄贈吟牋長篇短歌記文贊序

珠聯璧綴焜耀璀璨照映巾匭公於其暇

焚香盥手一一展玩諷詠其辭章咀嚼其

意味且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天下之至

寶豈可專擅久則恐爲神物奪去與其私

室什襲而藏之曷若寫之琬琰傳之不朽

仍屬僕爲序僕曰天下之名言必得天下

之名士爲之序僕何預焉公堅懇不已義

不能辭姑述其素所見聞者而爲書

党懷英

宦遊履危塗常挹機阱懼家居對田園信脚得平
路淵明千載士旣出乃更悟新歡見僮穉喜氣到
草樹胸中自立豁所適皆勝遇嗟人爾何爲空誦
歸來賦達人豈必仕出處本同素獻陵十畝園想
像富嘉趣直求古人心著君榮觀處

張昌祚

貴富不可怙人多蹈危機清閒乃仙分塵世得者
稀高哉隱君子不官無昨非城陰園日涉松茂竹
圍肥談碁林樾映侑酒花枝圍文雉樂山澤樊中
寧肯祈嗟予官兩紀補益無纖微三徑亦奚暇家
窘親朋譏空爲慕遐躅漫賦淵明歸

李永安

淵明晉名流賢達早自悟一爲折腰屈幡然賦歸
去親戚說情話園涉日成趣陳迹固已遠賞音者

稀遇君獨慕高節隱居事田圃
亭軒喜幽靜綠蔭多佳樹三徑
時往還花香襲杖屨所適忻有
得忘言心自豫榜園固無愧古
雅見風度顧我老將至區區猶
仕路會當勇退歸卜隣就佳處

酈亦掖

淵明恥腰折眷然歌歸歟雖云
退身早田園已荒蕪日涉三徑
幽松菊滋繞廬豈知對魚鳥尚
媿在迷塗梁君早聞道浮雲視
簪裾乃復愛淵明幽懷

寄村墟朝行雲霞窟莫醉花月區尋梅雪沒履倚
竹霜粘鬚妙趣人不識高風今昔無淵明如病人
既病方祓除夫君千歲質泰然一復初安得有龍
眠畫此成趣圖

路鐸

舉世醉浮榮幽事誰肯尋譬如攫金人入市惟見
金先生厭塵雜靜念到園林數往境自熟有得樂
更深春蘭汎光風夏木貯清陰露菊浥佳色霜松